

荣获1985年度亚洲最佳文学奖

〔泰国〕吉莎娜·阿索信 著

◆ 高树榕 房英 译

曼谷死生缘



曼谷死生缘

荣获1985年度亚洲最佳文学奖

〔泰国〕吉莎娜·阿索信 著

● 高树榕 房英 译

本书荣获1985年度“亚洲最佳文学奖”

根据泰国拉木善出版公司1985年版本译出

曼谷死生缘

〔泰国〕吉莎娜·阿索信 著

高树榕 房 英 译

出版发行:	中国工人出版社(北京安外六铺炕)
经 销: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:	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
开 本:	850×1168毫米1/32
字 数:	371000
印 张:	14.375
印 数:	1—7851册
版 次:	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:	ISBN 7-5008-0718-x/I·178
定 价:	7.00元

泰国著名女作家吉莎娜·阿索信

致中国读者

我曾两度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第一次是在佛历2525年^①，第二次是在佛历2529年。两次出访都是由同一位团长率领的，这位团长便是泰国著名的资深作家昆社尼·韶瓦蓬先生^②。

第二次访问，我会见了房英女士——这本《曼谷死生缘》的译者之一。

我为自己的小说能在中国翻译出版而高兴。我感到自己犹如将一部心爱的著作奉献给了亲人，从而沟通了双方共同的感情。这种感情终于发展成为缱绻之情。

这种缱绻之情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，它将永久珍藏在我内心深处。

最后，请接受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怀念，并祝福你们永远和平与幸福！

吉莎娜·阿索信（签名）

佛历2532年11月30日

① 泰国信奉佛教，一般采用佛历纪元。2525年即公元1982年，2529年即公元1986年，2532年即公元1989年。——译者

② 昆社尼·韶瓦蓬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。他的名作《魔鬼》已由郭宣颖、陈健敏译为中文出版。昆，是尊称。——译者

DQ17/29

重版序言

1985年7月29日下午4时许，从电话中获悉，已经进入最后一轮评比的五篇作品之一——《曼谷死生缘》已由评选委员会通过，定为最佳小说，获得1985年度亚洲最佳文学创作奖。

这一消息令我相当忧惧，因我自知水平犹低。虽曾因《人类之舟》和《夕阳西下》获得两次国家级水平的大奖（即东南亚集体防卫条约组织优秀文学奖），却并不意味着我比其他作家优越。以我看来，“作家”指的是那些成果累累，其写作技巧又为广大读者所承认的人们。他或她也许未获过奖，但只要读者给予肯定，那么她或他便是成功者，便是合格的作家。

有人问我曾否对自己的小说作过评价。哪能没有呢？我写的长篇小说已达九十部，可要选出一部我认为完美的作品却困难。在我的作品中缺点和纰漏时有发生。为此我不愿获奖。究其因，首先是已经满足；其次是怕有人起而攻之，或将评奖委员们拿来开刀，或对我本人鞭笞。请诸君想想，似我这把年纪，哪有力量忍受痛苦？

因此，读者诸君阅读这本由“拉木善”出版社用新字体重排的《曼谷死生缘》时，请不要当作获奖作品去读，还是象原来那样，当作吉莎娜·阿索信的一部描写人生的小说来读吧！我的意图仅在于为社会每一阶层、每一性别、每种年龄的人民服务，从道德、思想和经历等方面提供“泰国式”的娱乐。本书所写的是在

泰国大地上很可能发生的平凡人物的生活。倘若其中有些地方对您的心灵和智慧有所裨益，那么，愿我三十多年来俯首为您服务所怀的善意化为一种功德，去排解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磨难吧！倘若哪些地方仍有差错，引起您的烦躁、懊恼——不管是多是少——请悉数归咎于我的无知吧！

吉莎娜·阿索信

1985年8月6日

雕刻着花纹的宅子坐落在两三块空着的地皮旁，离数座规模不一、形态各异的宅子不远。人们依房主所用建筑材料之种类称为“大理石屋”或“红土屋”。其实，只要瞥一眼就可断定房主的兴趣和爱好。

毋庸置疑，雕宅主人心里所爱的是泰国古老的镂空花纹。这座宅子式样美观，一片雪白。似乎是为了炫耀，房顶上盖上了各种色彩的莫尼亚^①瓦。表面上望去似乎不大，实际上内部宽敞宏大。飞檐、斗拱、窗框全雕刻着镂空花纹。宅子周围随处可见枝叶繁茂的各种树木花草，如棕榈树、霍氏杉、紫檀、芒果、乌墨蒲桃以及攀缘植物等等。

一辆轿车驶来，停在对面一块空地上。两男一女带着两个幼儿从车里出来。他们是来筹划在一块空地皮上建造住房，虽经多次商量却未定下来。

“看，那座白宅多气派！”女的赞叹。

男子掉过头去看，对同来的设计师努努嘴。

“每次来都是这句话！我们哪能盖得起那样高级的房子！昆莫恩^②，得多少？”

① 莫尼亚：为一种彩色水泥瓦的商标名称。（本书注均系译者所加）

② 昆莫恩：莫恩为名。昆系冠于名前的字，表尊重。

“似乎八百万。”

“八百万？”

“还是两年前的八百万呢，那时建材没现在贵。”

“现在可能上千万了吧！”男子的话里不无揶揄的语气。

“这一带的宅子全是几百万水平。”设计师客气地说。

“是的，都是巨富！”

“咱不过两三百万，怕的是盖好后倒象富翁们的车库，那样一来，还有什么幸福可言！”

“这样说就甭盖！”丈夫蹙着眉头说，“你就是不自重，干嘛要跟别人比！咱有多少就住多少。反正已经失手买了地皮。”

“请不要多想了……小不点的住宅这一带也有好些。”

正当他们争论的当儿，另一辆轿车驶到雕宅门前。

“主人是谁呢？”

“年轻人，无妻子。”设计师回答道。他对这一带漂亮的宅子十分熟悉。“主人恐怕就是那位。”

三人都保持应有的礼貌，并不转脸正面去看，只用眼角一扫而过。

“车里有个女人！”

被提到的车主撇喇叭。有人跑了出来打开镂花铁门。

“这有什么！年轻男人难道没有权力带女人兜风？带回家来也无不可！”丈夫说，“对吗，昆莫恩？”

“那么有钱，要是女人缠住不放怎么办？”

“神经！”

妻子笑了，高声唤回在水泥路上玩的两个孩子。

雕宅主人此时已将车子驶进院内，同座的女郎开门下车，环顾四周。“象世外桃源一样！”她说说着走过去望望房后的草坪。花盆里造形美观的红缅栀子花在下午5点钟的斜阳里怒放。有些树没有开花，有些花白色，溶进宅身里去。

车主人点头应着，走过去立在她身边。仆人仍保持着等候的

姿态，司机则动手把车退进车房。那儿停放了两辆车，一辆面包车，一辆橙色吉普，全都崭新锃亮。

“进去吧，昆莱。”他邀请道。

“嗯！先让我参观一下宅子不行吗？待会儿天黑便看不见了。”

“明天还有时间呢。星期日一整天！”他笑道。

女郎转过脸来瞪大双眼，扭扭怩怩地说：“谁说明天我还来这儿？”

“不是明天来，我是说明天回！”他笑得更欢了，目光里含有某种意味。

“更糟！”甘莱旺风骚地说，“您也真会包办呀！”

他拉着她的手走上正面半圆形的楼梯。甘莱旺发出清脆的笑声扭搭着走上去。她对这位富有的男子发狂地着迷。对他的年龄，她并不在乎。眼下他算起来已三十五岁，超出了单身汉的年龄。在单身汉圈子里，双孟·玛图拉^①始终保持无人战胜的猎手地位。

双孟带她走进餐厅。餐厅与食品储藏室相连。长方形餐桌中央，一盆红缅甸花立肉色勾花台布上，周围散放两套咖啡具以及椭圆形盘子和小玻璃杯。食品有油炸馅饼，猪肉包，另有调味汁，小盘中有黄瓜丝杂以鲜红的辣椒和香葱。

一位中年妇女从内间出来，后面跟着女仆。女仆端着咖啡壶，给他俩倒咖啡。

“我姑妈。”他介绍。

窗外透入淡淡的阳光。每扇窗都敞开着，从园子里吹进凉爽的清风，白色的窗帘随风飘动。

“帮看宅子，管理下人……什么都做。家中这般清洁有序全靠姑妈。”

姑妈微笑着，看上去性情极好。她并不待在那儿妨碍他俩，

^① 双孟是名，玛图拉是姓。泰国人名在前，姓在后。

打开另一扇门进旁屋里去。

女仆放下咖啡壶出去了，留下他俩在一起。

“昆孟家里多舒服，多凉爽啊！”象所有爱美的女人一样，甘莱旺一边啜饮咖啡一边环顾四周。

他神情漠然，点点头道：

“是的。无非是天花板高。设计师考虑到万一停电。这些空调，必要时才用……吩咐每个人必须学会靠风取凉而不靠空调。”

“说真的，这儿几乎不需空调，就如住在森林边上一样。”

他看着身边的女郎，算得上首都的美女。可是却满脑子的物欲。这种人，只要有钱，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手，爱玩多久就多久。

他认识女郎不过一个月，今天第一次带她回家。象带其他女郎一样，他托词邀请她参观自己的美宅，参观后共餐，交谈，然后是交欢……再用车送回去，如此而已。

这些女郎不收现金而收礼品。也许是一块黄金，或者黄金饰品。前不久双孟就买了一条瑞士金项链送给一位女郎。她是一位漂亮的少女，是他赴欧途中猎获的。继黄金之后，她又为母亲和妹妹讨取了两三件金器，他又加赠一枚戒指。

只三个月他便厌倦了。

双孟起身拿来一瓶洋酒，两只酒盅。

“喝这个更好。”

“不啦，莱从没喝过。”

“尝尝罢。喝过没喝过都该会尝。”他懒洋洋地说，心想莱在“装模作样”。他深知这种女人什么都能干，好事坏事全能干，是苦是甜全尝过。“尝尝罢！”他故意劝酒，往杯里斟了半两左右，举起杯来对准她嘴唇，似殷勤又象逗弄。

她把手压在双孟手上却不马上接过杯子，而是利用这看来甜蜜的時刻注视他的眼睛。

眼前这个男人十分完美，肤色、容貌、体形都无不恰到好处。肤色微黑，却很细腻。自前额往下——这是人类特征中最重要的部位——逐次至眉毛、双目、鼻子、嘴巴、下颌……虽说不上完美无瑕，却也无可挑剔。他前额开阔，鲜亮，目光锐利，有时看上去严峻、精明；有时又愁眉不展，似内中藏有很深的难言之隐。他鼻子高耸，嘴唇长而薄，有些裂纹，似乎忍受着某种可悲的压抑。

他有魅力，再深入下去又挺可怕。

“象昆孟这样的男子，莱许久才遇上一个。”她接过酒杯，两只手终于分开。

“我怎么样？”

“您有十足的男子汉气派……真正的……就我所见过的……”

“仅仅一个月，”他提醒，“您见到的不过是‘所见’的而已。”

“不知道哩！随便怎么说吧！”她又开口，同时双手乱舞，根本安静不下来，“莱说您是男子汉中的男子汉。”

“噢！我当然是男子汉哪！”双孟笑了。这使得他平常不笑的严肃而含悲的面容豁然开朗。

“不是的。莱并非说您不是男子汉……可有些男子汉固然英俊却有女人气。有的男人有女人的性格，有的土里土气，有的吝啬，有的多嘴，有的不敢下赌注，不大方……哎呀呀，总之，有许多有损于好男儿的品行。尤其是有些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！唉，对不起，真想尽情说个够。”

“随便吧！我不介意。我也喜欢‘尽情’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佯装不解，目光却显得难为情。

窗外阳光渐渐暗下去。仆人进来开灯。

“莱去洗个澡吧？”

“不！”她风骚地笑起来，在他手臂上掐了一下。

“疼啊！”他说，抓住她的手，“您的手真美，和蜡条一样，手掌也柔软，可掌心软的人她的心也摇摆不定，会抱有过多的幻想。”

“莱果真这样哩！”她边说边拨弄他的手。

“喝吧，亲爱的！咖啡要凉了。”

“那您呢？”她声音热辣辣的。

“我吗？已经‘热’了！”

“哎呀，”她拉长声音，往他臂膀上“啪”地打了一下。

双孟觉得可笑。哪个女人在与男人交谈时又掐又抓又笑又风骚地扭动，那个女人便有强烈的欲念。

他隐约看见天堂就在眼前。

二

饭后，他邀她上楼。楼上很静，似乎只有他俩存在。

“您难道真的独身？”甘莱旺问。她开始梦想如何占有他和他的财富。

“独身。怎么啦？”他搂着她的腰，离开宽阔的带雕栏的楼梯间。

“难以置信！人至少得有父母兄妹，”她自顾自地说着，丝毫没察觉到这话多么伤了对方的心。

“我也有，干嘛没有！我父母都还健在，只是各过各的。”他在连接楼梯间的中厅坐下。

乍一进去，厅内气氛森森。尽管设计装潢精美却没有一丝儿温暖。

甘莱旺欣赏着墙上的长方形条幅，上面画图精美，装帧古朴，是叻呷府^①的古老手工艺品。她于是问：“昆孟喜欢古玩吗？”

它看上去难道不比新的更好吗？”

^① 叻呷府在泰国西部地区。

仆人捧着盘子上来，盘上有酒瓶、酒杯。

“这是存心灌到底吗？”

“有酒不是更有趣吗？”他漫不经心地说，随便地跷起二郎腿。

“让莱参观一下好吗？”她站起来，抬头看灯饰。那是一束吸顶吊灯，长长的玻璃璎珞垂挂下来，被壁灯映照着熠熠生辉。从客厅有门通往两间卧室和一间浴室。

“谁睡呀，这一间？”她指指邻近的一间。

“没人住，空着。”他仍不经心地说。

“昆孟真怪！您这房子根本不为大众服务，”她故意说笑，“浪费太大！”

“随它吧，它确实是本人血汗挣来的。”他意味深长地加重语气，“不是骗来的，也不是从谁的遗产中获得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她关上门走到窗边，透过窗纱往外望去。窗外一片黑暗，朦胧之中的高楼大宅，看上去象郊外林间的模糊黑影。“真令人难以相信，这一切竟是您自己创造的财富！”

她疑心颇重呢！他继而想到怀疑几乎是女人的习性：好疑，好刨根，好探人隐私……特别是当一个男人撞入，供她猎取的时候。

她从此扇窗走到那扇窗，这儿摸摸那边看看，还不不停地发问。

“为什么不信？”

“莱没见过年轻人无须父母的帮助就能发家。”

“我就是！”他咧咧嘴象是嘲笑人，但内心里不无自豪。

“您不能这样说，您有一位富极了的父亲。”

“但我不曾向父亲、向母亲或向其他任何人要过一文！”他重申，有些厌烦。

“谁为您设计这宅子？”将厅内一一察看完毕便去坐在他身边，她端起酒杯呷了一口。

“没有可问的了？”他感到好笑，“不过，您什么时候洗澡？”

“不啦，呆一会儿就回去。”她装模作样地看表。

“一言为定！”他放下酒杯，站起来将她带进卧室。

“天哪！这是干什么呀！”她声音里含笑。

“就是这么回事！”他边说边开灯，“拉链在前边还是后边？”

“莱自己会拉。”她目光甜如蜜，“也会自己洗澡。”

“但不该自个儿什么都做呀！”

“哼！”她习惯地又打又掐他。

双孟欲火愈旺，一把将她搂进怀中打算吻她，却先觉腻味，便将她身子紧紧搂住，盯着她看，倒不想伤害这俊秀的脸蛋儿。他的手碰到拉链，于是将它拉开。

“哟！瞧您！”她故意扭动挣扎，衣服脱了下来。

“不愿意吗？”他轻声问，“那就……”他把衣服拉回原位，替她拉上拉链。“好啦！”他说，“出去继续喝吧！”

她始料未及地惊呆了。这下完了！正当穿针引线，马上成功之际，线却断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
他转动门锁，轻轻推她出门。甘莱旺满脸哭像：“发生什么啦？”

“不！”他微微含笑。谁知道他在想什么？

“莱做了惹您生气的事儿吗？”

“没有。别挂在心上了。我不过觉得不该伤害象您这样的好朋友。如此而已。”

“您可是一点也没伤害我呀！”

“会的，要是我干的话，准十分厉害。”

她跟着他坐回原来的位置。这下她一口便将一杯酒喝干。

“别太猛！”他提醒，“不是还有足够的时间吗？从这儿到您家不需一个钟头。”

“真的，昆孟，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做了什么扫了您的兴。”

“真的没什么。”

甘莱旺默默地坐在车里，过了一会儿问道：

“莱做了什么事让您生气吗？”

“确实没有。莱，别多心。我常这样，感情不那么连贯——总有什么东西缺少似的。”

“缺少什么呢？”

“有时兴致勃勃，突然就那么中断了。”

“嗯。”女子思考着，不知该下个什么样的评语，“那样的话，准是您魂不守舍，飘走了。”

“飘到哪儿呢？我无处可飘哇！”

一个月的相识，甘莱旺发觉他多次反常。他情绪不稳定，象被什么东西牵住。有时很开心，一会儿便又苦恼起来，默默无语，烦躁不安。“他是一位颇为烦躁的男人！”这是她的结论。

要说他有不足之处，就是这莫名其妙地突如其来的烦躁。

“但这没关系。”想到他的地位，她安慰自己。眼下这个时代，地位比其他更重要。她不停地思考下去，“他也许工作太多，在事业中奋斗、开拓，以致繁忙过了头，伤害了神经也是有的。”

“您什么时候开始创业？”静静思考了一会儿后她又提出新话题。

“毕业之后。但不是大学毕业，只中学五年级。五年级一毕业我便考上大学。我利用午后时间去干额外工作，这个工作引导着我不断去寻找新的工作，会见另一些人，范围愈来愈广。之后，我积得一笔钱，和朋友合伙，开了个肥料农具店，这是我经商的开始。”

“看模样儿您不该是商人。”

“该是什么人呢？”他笑着问。

“该是个银行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看您的风度，不是奸猾的人。”

“您不可凭这一点就给人下结论。许多商人具有十足的绅士风度。不过，我们为什么要谈起‘往事’呢？”

甘莱旺挑起眉毛，高声问：“这难道是‘往事’？”

“你可是一直追问到我的少年呢！”他语气突变，似乎又烦躁起来。

“那让莱问什么？说真的，与您交谈挺难凑趣儿。”

“意思是我这个人乏味？”

“您有趣，可您也能随时没趣起来。”

“难道是我的错儿？”他声音提得很高，好象要对下结论的人表示轻蔑。

他迅速加大油门。心想正是她弄得他短暂的欢乐顿时中断。

“人至少得有父母、兄妹。”这话对他来说有多辛酸！

“噢！”她茫然叫道，“难道是莱的错？”

“都错！我们在交谈嘛！”

路上空空。因此不久便驶过了拉玛六世^①桥，左拐弯进入乍兰沙尼翁街。车子停在甘莱旺家门前，甘莱旺依依不舍地下车，问：

“何时再相见？”

“您何时有空？”他懒洋洋地问。

“每天下午都空。”

“那我往办公室挂电话。”

她原本满怀希望：一定在今夜委身于他。接下去她将用尽千般伎俩，把他紧紧缠住，虽说他并非是个傻瓜。

他等她进屋后才将车子退到岔路又把车开回曼谷这一边。不久，车开到一所陈旧的木屋前。

木屋坐落在林木荫翳的环境中。

① 拉玛六世：系曼谷王朝六世王。1910年继位，1925年去世。

“您好！妈”他将车开进院子，停在一辆旧车的后面，然后走进亮着电灯的屋里。

“好几周没见了吧，孟！”一位中年妇女高兴地招呼，抱住了他的肩头。她体态微胖，皮肤白皙，剪短的头发中有一些稀疏的白发。

“妈还没睡啊？”

“在织杯套呢！”兰普娘笑着说。

这时正好有两男一女从楼上下来。

“躲到哪儿去啦，双孟？”沙帕问。沙帕的弟弟则埋怨道：

“爸和妈老念叨您，肚子都气胀了呢！每次挂电话去总是不在。”

“今夜住这儿吧？”从小就交好的朋友沙帕问。

“住这儿。拐到这儿来就是来过夜的。”

“芳儿去铺床去，孩子！”兰普娘赶紧吩咐媳妇。

“爸呢？”

“在楼上看电视呢！”

话音刚落，一位身著中国绸裤、白麻布上衣的中年男子露出头来，爽朗地招呼：

“到国外办事去啦，孟？象沉在水里似的没有影儿，想念得要命！”

三

没多久，双孟已换上沙帕的睡衣，被这一家子围住了。

人人幸福……双孟几乎忘记了方才的烦恼。每感孤独寂寞，他便上这儿来。这儿，领退休金的公务员乃偏和兰普娘·碧吉达夫妇的陈旧木屋是给他温暖的唯一地方。

兰普娘是位贤妻良母。她没受过高等教育。可是这个家是京都范围内最温暖的家庭。他们的生活虽不十分富裕却也过得去。